

看世界

走钢丝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6月22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华盛顿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对于他的离世，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是这样评价的：“他改变了美联储，也改变了世界。但到底改变了什么，历史或许到现在还没有争论清楚。”“没有争论清楚”可以说是格林斯潘一生的注脚。

韩叙

的人

早在很多年前，西方经济学界就已形成共识，央行的主要职责在于两点，其一为控制通货膨胀，其二为促进就业。这两个目标时常会产生冲突，需要极其精细的操作才能在二者间保持平衡。也正因此，舆论经常会将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的行为形容为“走钢丝”，而美联储主席就是那个“走钢丝的人”。

不过，虽然都是“走钢丝”，格林斯潘的走法却与其前任们不大一样。一方面，格林斯潘师从著名经济周

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仅仅两个月后，就一战成名。

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暴跌508点，单日跌幅逾20%，市值蒸发约5000亿美元，史称“黑色星期一”。

就在市场陷入恐慌之际，格林斯潘经过一夜思考，作出了一个令整个金融圈大跌眼镜的决定：在次日开盘前50分钟，美联储发表简短声明，重申美联储将遵从国家中央银行的责任，时刻做好清偿的准备，以支撑美国经济和金融系统。随后，美联储紧急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帮助股市在短短两天内就收复了57%的失地。

然而，就像历史上已经重演了无数次的故事一样，此时的格林斯潘虽然看起来如日中天，其实已经站在了悬崖边缘。

根据他与英国作家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合著的《繁荣与衰退》一书中的自述，此时他的心中已经萌生不安，因为美国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涨得太猛了。其实，他早在1996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就抛出了“非理性繁荣”的概念，认为资产价格过度抬升不是好事，一旦出现什么不可控的因素，随时有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陷入资产泡

沫，甚至长时间的衰退。只不过，他的预警终究被淹没在牛市的洪流中，他自己也因为担心刺破泡沫会打击经济，而没敢采取实质性的加息措施。

马拉比在评价这段过往时称，这次犹豫暴露了格林斯潘性格中的深层次矛盾。他一方面信奉自由市场，对加强监管有本能的排斥；另一方面他又恰恰因为能够灵活运用央行政策工具化解危机而闻名。而且，以上这组矛盾还不妨碍他坚信，美联储（自己）之所作所为一直存在道德风险。马拉比将这种矛盾心态评价为“智识上的诚实”与“行动上的优柔”，而二者之间的张力，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为格林斯潘最被人诟病的理由。

不过，关于这个大锅，格林斯潘不想背。在他看来，真正该负责的是小布什政府以及国会。

他先在书中点名批评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企业，称二者都是“特别奇怪的公司”，“它们既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机构，或者说什么都不是”。它们最擅长把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由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并将其出售给投资者，所有行为的背后都有美国政府的隐性支持。

他同时认为，小布什政府以及国会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当时，受2001年9·11事件影响，美国政坛各派力量均希望尽快重建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让贫穷的美国人，包括那些“不具备传统金融条件”的美国人，都有机会实现“拥有自己住房的美国梦”，成了各方一致认可的突破口。

于是，“在美国历史上极少见的政党团结一致”出现了。国会两党都希望房地美和房利美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业务。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甚至直接为两家企业制定了宏大的目标，“迫使”这两家企业以批量投资的方式购

买次级资产证券，而不是持有独立的贷款收益权。到2004年，两家企业所持有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占有新出售资产证券化产品的42%至49%。

还有就是华尔街，格林斯潘直白地评价道，他们对风险“视而不见”。

无论马拉比与格林斯潘本人的说法哪个更接近真实的历史，至少有一点是无从辩驳的：整个资产证券化的链条都开始异化，一直到整个链条骤然断裂。

2006年1月格林斯潘卸任，两年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批评的浪潮汹涌而至；《纽约时报》“封”他为“泡沫先生”，舆论指责他的宽松货币政策为危机埋下火药，对金融衍生品监管失察又亲手点燃了引信……

格林斯潘曾辩解称，自己早在2000年代初就警告过次贷风险，但被市场无视。然而，马拉比通过细致梳理美联储会议记录和私人谈话指出，格林斯潘虽然确实在内部会议上多次提及金融脆弱性，却从未将其转化为系统的政策行动。马拉比因此得出结论：“格林斯潘任期内的悲剧就是将自己对金融的担忧贯彻得还不够（彻底）……”

某种意义上说，格林斯潘不是被某个人、某届美国政府打败的。真正打败他的，是既有的美国金融体系。正如他自己所言，“狂热追求美国梦的后果，是给美国人带来了噩梦”。

这一两难问题至今无解。更棘手的挑战在于，通胀、就业和资产价格之间常常脱节。格林斯潘承认，“货币政策盯住通胀很简单，但盯住资产价格就难了”，因为资产价格受预期、情绪和全球资本流动影响，并非利率单一工具可以精准调控的。这段话不仅确认了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也相当于直白地承认了美联储在面对美国经济结构性困局时深深的无力感。

某种意义上说，格林斯潘不是被某个人、某届美国政府打败的。真正打败他的，是既有的美国金融体系。正如他自己所言，“狂热追求美国梦的后果，是给美国人带来了噩梦”。

在制度设计层面，监管机构各自

他执掌美联储长达18年半，历经4任美国总统，是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威廉·马丁、任期第二长的央行行长。在他任内，美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稳健增长期——低通胀、低失业、高增长，他本人也因此被捧上神坛，一度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央行行长”。

然而2008年的那场国际金融危机，把他从神坛上拽了下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称他为“世界上最糟糕

的前央行行长”，媒体和学界也纷纷发声，批评他纵容次贷泡沫，“放任华尔街的贪婪吞噬了全球经济”。

其实，无论是赞歌还是骂名，都受困于一个矛盾：格林斯潘在著述和论文中表达的观点，和他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所作所为，似乎大部分时候都南辕北辙。直到他已经离世的今天，那些被他反复强调又反复背叛的观点，依旧在美联储的会议室里回荡。

会严重冲击实体经济。这一观点后来被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开玩笑地赞为“足以分享诺贝尔奖”的成就，因为它“将金融变量内置于实体经济循环之中”，为日后美联储的政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这里：一个信奉“政府不该插手市场”的人，成了美国央行的掌门人——他要用权力去证明权力的无用。美联储在处理历次危机时的政策反复，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这次行动正是格林斯潘一次关键的反转。此前，因为其学术底色，大多数分析师都没敢对美联储出手救市抱太大希望。但在猝然而至的危机面前，格林斯潘还是干脆利索地“调头”了。《福布斯》杂志评价说：“这是格林斯潘最辉煌的一刻，他高举喇叭，告诉银行把钱借给华尔街。”

金融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在其所著的《格林斯潘传》一书中指出，这是因为格林斯潘已经意识到，此时的市场根本没有时间等待“理性的调整”，“非理性的暴跌”随时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灾难。因此，央行必须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即使这可能滋生道德风险，即投资者

因预期央行兜底而过度冒险。

此后10余年间，格林斯潘多次复刻了同样的策略：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油价飙升，他不顾老布什政府的政治压力，坚持收紧银根以遏制通胀预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蔓延至拉美地区，他在10周内3次降息，很大程度上稳住了全球市场。

至克林顿执政期间，格林斯潘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1996年《财富》杂志的封面甚至这样写道：“谁当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行。”

不久前，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发布了一份名为《智能时代的产业政策》的报告。在这份仅13页的报告中，对人工智能（AI）征税，不出意外地又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AI技术的迅猛发展，已有不少人提出过“对AI征税”的构想。不过，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企业或资本层面。比如，有专家提议，鉴于AI技术以及AI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井喷期，应对AI及其产业链上的企业征收更高的企业所得税；还有专家建议，为防止AI概念股过热，引发类似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那种股市崩盘，应对AI板块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获得的超额收益加征资本利得税。

不过有趣的是，真正引爆舆论的其实是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提出的第三个视角：由于AI正在替代大量基础工作岗位，应参照人类同类岗位员工的收入，对这些“AI员工”征收个人所得税。

此言一出，网友们都乐了。不少人立刻在社交媒体上点赞，称既然自己的“饭碗”被AI抢了，税啊、社保啊，也请AI一并打包带走！

其实，向“AI员工”征税还真不

是OpenAI的首创。此前，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应对使用AI和机器人替代人力的企业征收“相当于被替代员工薪资税负水平的税款”，用于社保、再培训与稳就业。“深度学习之父”杰弗里·辛顿也在访谈中明确表示，“必须”对AI员工征税，以维持国家财政和福利体系的健康。

各方的观点，其实关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税基萎缩怎么了得！税基的最大头来自于发展。

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中，经济发展通常意味着税收大体同步增长，由此，政府也就拥有更充足的财政资源去维持公共服务。按照这个逻辑，如果AI真能像此前很多人预测的那样，带来生产率的重大跃升，对于扩大税基来说是件好事。然而，很多研究都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在现阶段，AI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远没有那么强劲。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的测算，目前AI带来的年均生产率额外增幅只有0.06%，只能算是聊胜于无。

税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所得税。目前，正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长期来看，AI并不会导致大规

模失业。就像当年汽车的普及导致马车夫失业，但也创造了司机这个新岗位一样，新技术在消灭一部分旧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一些新岗位。然而从短期来看，新旧转换的时间差必定会冲击就业市场，导致部分行业集中出现技术性失业潮。在这种情况下，本该由这部分人类员工缴纳的劳动所得税会凭空消失。

还有就是消费税。人类员工失业会带来家庭收入下降，而收入下降必然会冲击消费。而AI虽然能够参与生产，却并不参与社会消费。由此可以预见的是，消费税的税基也会受到波及。

更大的麻烦来自于税收的另一面——财政。

当越来越多的人因为AI失去了工作，政府必然需要增加财政开支，为人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就业培训，而这恰恰需要更多税源。这一增一减之间的差值又该靠什么填补呢？

换言之，OpenAI提出的“对AI征税”的构想，本质上更像是一种对“税基再对齐”的制度性思考。它并非简单地呼吁加税，而是在生产方式与收入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对既有税制的一种校正。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国际

来稿邮箱 gjb@jrbns.cn



江子扬

脑洞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向“AI员工”征税？

知味中国

高文成 赵家淦

6月28日，在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英国中华餐饮文化协会总部，人们排起了长队。“中国味道”英国中华美食节当天在这里举行。对于许多英国人而言，这既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也是一扇通过“味道”感知中国的窗口。

在英国，中餐早已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外国美食之一。英国舆论调查公司去年4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餐是英国民众最常在餐厅消费的海外菜系。近一半英国人表示，在过去三个月内至少品尝过一次中餐。

有资料显示，英国最早有记录的中餐馆于

1908年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开业。当时，华人移民经营的中餐馆大多规模不大，开在不起眼的街角，常被视作“廉价快餐”的代名词。如今，中餐在海外的形象早已今非昔比，既有街角小店的快餐，也可以精致典雅如艺术品。

美食节主办方代表、英国中华餐饮文化协会主席董维祥告诉记者，近年来英国中餐业正朝着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发展。不少餐厅从国内引进餐饮机器人，借鉴中国新式餐饮空间设计，让海外食客看到了一个更加时尚、更加精致的中国餐饮形象。

曾几何时，中餐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为了生存而产生各种适应当

地人口味的“变体”。如今，越来越多英国人开始主动寻找真正的“中国味道”。那些似乎只属于中国人的味道，如今正逐渐向英国人的餐桌开放，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对于海外华侨华人而言，“中国味道”是乡愁，是漂泊异乡时的一份慰藉；而对于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来说，“中国味道”则成为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中国美食文化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饮食智慧，更蕴含着中国人对自然、生活与和谐的深刻理解。”中国驻伦敦旅游办事处主任张力说，对外国朋友来说，“中国味道”是一扇走近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据新华社电）

本版编辑 王一伊 美编 夏祎